

我教通識

瘟疫與管治(下)

編採速記

上一期談到，不少影評對電影《大明劫》都提到治國與治病的關係，彷彿明朝因治不了瘟疫所以才亡國，更有不少借古諷今的論調。於是乎，瘟疫的防治與管治的興廢，兩者似乎成了正比例關係——瘟疫得治，則管治維持；瘟疫失治，則管治崩潰。好，不妨用通識教育科的批判性思考評一下這個說法。

不錯，不少歷史文獻記載，明朝末年的大瘟疫的確耗盡了國家和社會的人力物力。明史記載，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就在關王李自成軍隊逼近北京城時，城內流行瘟疫，染病的明軍「鳩形鵠面，充數而已」。從華北的直隸（河北省）、山西、山東、河南，到華東各省，不同病因的瘟疫大面積蔓延，各地軍民傷亡不計其數。更離奇的是，滿清大軍一入中原，各地瘟疫就相繼消失。這難免讓人誤以為明朝亡於瘟疫不治。

但是，這種說法經不起比較分析。

考驗政府的管治能力

一，明朝末年治不了瘟疫，固然亡國。但清朝末年治理了瘟疫，卻照樣亡國。1910年，東北哈爾濱爆發大瘟疫，當地中外居民傷亡慘重。早已風雨飄搖、瀕臨滅亡的清政府這個時候發揮了知人善

任的作用：委任劍橋大學醫學博士、馬來亞華僑伍連德醫生全權負責治理這場瘟疫。伍醫生運用其精湛的醫術和專業的疫情控制，不僅很快就診斷出瘟疫屬於肺鼠疫，而且僅用三個月時間就完全控制住了疫情。1911年爆發辛亥革命，清朝滅亡。瘟疫得治，則管治維持，這個說法肯定站不住腳。具體情節，不妨參考中央電視台紀錄片《探索與發現：伍連德與東北大瘟疫》。補充一下，伍醫生可以說是中國走向現代公共衛生防疫的先驅。在1913年和1919年，他受北洋政府委託，再次成功地在東北治理鼠疫和霍亂疫症。留意，這回輪到在歷史課本上臭名昭著的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在內政外交都頗多劣跡，但在建立現代化公共衛生防疫體系方面，卻下過大力氣。歷史的功過得失，並不是那麼簡單二分。

二，瘟疫得治未必能夠維持管治，那瘟疫失治，是不是就必然管治崩潰呢？根據不同的歷史研究所得，在明朝276年中，各地爆發瘟疫約在60至170多次不等。在傳染病學發展有限和抗生素發明之前，絕大多數的瘟疫其實都得不到有效的救治，最後要麼是不了了之、自然消亡，要麼是當局用軍事手段封鎖疫區，聽憑疫區內的軍民死傷殆盡，這不能說是成功治理瘟疫吧。

再看清朝，據《清史稿·災異志》所載，總共爆發瘟疫達300次以上，遠遠超過了明朝。清朝的醫療水平也不見得比明朝有質的飛躍，但清朝也沒有因此而滅亡。直接從醫療上治理瘟疫，這無疑是超越了古代社會的能力。但從瘟疫之後的善後工作上，包括清理病死者屍體，在受災地區發放賑濟糧食、藥物等，則能考驗一個朝代的管治能力，古代稱此為「荒政」。

明清兩個朝代的救荒行政其實都是做得相當到位的，尤其是在古代通訊和交通技術限制的前提下。管治能力的衰落，原因總是多方面的，很難將之歸納到單一因素之下。誠如法國漢學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其名著《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一書的結論所言，未必是瘟疫壓倒了官僚的管治能力，恰恰是官僚制度本身走向了衰落（例如貪污蔓延和荒廢政務等），然後反映在瘟疫救治善後的荒政上的遲鈍和疏忽。簡單來說，首先是官僚管治的衰落，然後才出現瘟疫失治，而不是相反。

通識教育科的公共衛生單元比較多關注當下的議題，這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一些，歷史上公共衛生的議題可是比想像中有趣多了。

將軍澳香島中學副校長 鄧飛

學通識不可不學史

今年是甲午馬年。提起甲午，大家想必記起中日甲午戰爭，那已經是一百二十年前的事了。

也許有人會說，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戰爭，今年還提？確實，甲午之戰令中國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洋務（自強）運動失敗告終，隨之而來的馬關條約，令中國遭受史無前例的屈辱以至瀕臨亡國滅種的境地。又有人說，今天中國不是重新崛起嗎？GDP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還提甲午戰爭幹什麼？

有助居安思危

無疑，2014年與1894年實在不可同日而語。然而，不忘前車之鑒，可免遠憂近慮，有助居安思危。日本自甲午戰勝中國，繼而在中國土地上打敗俄國，一躍而為世界強國，乃至於發動二次世界大戰，企圖稱霸全球。最後在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正義力量抵抗下，加上美國扔下兩顆原子彈，日本才宣布無條件投降，甚至公開承諾永不再戰。

不過，打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日本就千方百計為重建軍國主義之路。在霸佔中國領土釣魚島一事上，日本從竄改歷史、睜眼瞎講瞎話、宣布「國土化」、在教科書寫明釣魚島是其「固有領土」、企圖造成既定事實。這些是尊重事實講道理的行爲嗎？對比同是二戰侵略國的德國，日本政府對深受其踐踏凌辱的中國，自1945年投降以來從未正式道歉，至於強徵中韓和東南亞婦女做日軍性奴隸的禽獸行徑，則一次又一次否認以至抵賴。為什麼筆者說日本或有一等的國力，但遠非一流的國度，理由在此。

歷史絕非過去了的事，正如湯因比所說「歷史是古今永不終止的對話」，影響的不止當下，也涉及未來走向以及你我他。在通識科的現代中國和今日香港單元，都會提及日本，希望大家不忘查根問底。多讀幾本書，寫出的文章和觀點才有歷史感，才能超越考試，歷久常新。

呂少群

考察筆記

在車公廟為香港祈福

每年農曆新年期間，傳媒都會報道在車公廟求籤這項文化活動。

自2003年起，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先生率領新界鄉紳到大圍車公廟為香港祈福求籤。在2014年的農曆年初二，劉主席為香港求得「第四中籤」，是過去十二年所求得的第七次中籤。

劉主席之所以選擇在農曆年初二到車公廟，除了該廟是新界區重要的廟宇之一外，當天更是廟宇的節誕——車公誕。在新春加上誕期，在車公廟為香港祈福求籤，可算是適逢其會。

村民請車公鎮壓瘟疫

大圍車公廟的建造年份已不可考，不過，在嘉慶年間的《新安縣志》裡，已有「在縣東九十里瀝源村下有車公古廟」的記載，估計廟宇不少於二百年的歷史。至於在廟內的碑文可知，古廟曾於清朝光緒十六年（即1890年）進行重修。到了1994年，華人廟宇委員會斥資約五千萬，於原有的古廟前興建新廟。新廟總面積達九千多平方米，比原來的廟宇大得多，可容納更多的善信參拜。所以，現在所看到的廟宇是新建成的，並非原來的古廟。

廟宇所供奉的車公，身份並不清楚。在歷史文獻記錄中，沒有關於車公的記載，而在中國民間信仰中，也不見經傳。在車公廟內的《車公廟擴建落成碑記》，

只刻有：「原夫車公，乃宋朝大將，籍貫江西南昌，因平江南之亂有功，歿後封贈大元帥。百姓以其忠直、英勇，尊為神靈。明末，沙田發生瘟疫，村民稟請車公鎮壓，奏效果然，村民乃建廟崇祀。」

從這段文字亦可知道：車公原籍江西南昌五福，為南宋將軍，因平定江南之亂有功，獲封元帥。而在明朝末年，沙田曾有瘟疫蔓延，經村民稟請後，決定向西貢蠔涌車公廟裏借車公大元帥神像出巡相助，而對方亦願意借出車公的孫兒神像。結果，神像所到之處，疫症即時停止。為答謝神恩，村民於是集資建廟，供奉車公元帥。

考察重點

- 1.大圍車公廟是區內重要的宗教場所，區內的鐵路站、馬路等都以車公命名。同學可了解區內發展與車公的關係，藉以分析傳統祭祀對原居民有什麼意義。
2.車公誕在農曆年初二，而劉皇發主席亦選擇在車公誕到廟宇。但基於年初三是「赤口」，不宜拜年，不少善信選擇在年初三到車公廟祈福了。如果進想進一步認識香港的節日及祭祀文化，同學宜在農曆年初二及三進行考察活動。

考察貼士

- 1.香港有三間以車公為名的「車公廟」，分別是：西貢蠔涌、沙田大圍和元朗廈村。同學可分別到三間不同的車公廟，認識香港的車公祭祀文化。

2.現在所見的车公廟是1990年代所興建的新廟，而原有的舊廟則在新廟的後面。然而，已列為二級歷史建築的舊廟，並不開放給市民入內參拜。同學只能在新廟進行考察活動。

3.大圍車公廟屬華人廟宇委員會轄下管理的廟宇，同學想了解更多關於大圍車公廟的歷史文化，可瀏覽華人廟宇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ctc.org.hk）。

香港歷史文化探索者 徐振邦



原車公廟在新廟的後面，並不對外開放

通識教室

如何令學生更喜愛閱讀？

筆者近日有一特殊機會，拜訪香港某書商的書庫，裡面藏書之多、種類之富令人嘆為觀止。在觀摩期間，筆者忽發奇想：如何令學生更喜愛閱讀？

筆者知道閱讀是每所學校的關注事項，各出奇謀，方法層出不窮。有些學校的通識科亦有機會與圖書館合作，一同推廣閱讀的風氣。不過，成效倒未必一定理想，而且同學離校後能否持續地閱讀更是未知之數。

通識科有沒有方法鼓勵同學閱讀？或許有以下方法：

課程書目：老師可針對不同單元發放參考書目，讓希望加深學習的同學得到搜索資料的方向，說不定能提起他們的閱讀興趣。不過，這要求老師自己對課外書籍有相當的認識，而且同學在過程中較被動，真的以參

考書目學課外閱讀的同學數量可能猶如鳳毛麟角，成效一般。

課堂展示：老師在上課期間拿出書籍作實物教材，隨手翻開幾頁作介紹，並讓同學傳閱。這些書籍可以放在圖書館某一角落作課本閱讀推介書籍。這方法除了令同學的課本專注度增加外，往往亦有學生在下課後希望借閱書籍，從而達到鼓勵閱讀的目的。不過只有個別課題較適合用此方法，所介紹的數量亦有限，更要小心不要讓書籍喧賓奪主。

老師親自帶隊：鼓勵閱讀的其中一個最佳方法是接觸書籍。老師可與同學前往一些較大規模的圖書館，介紹基本圖書館功能，並介紹不同類型的藏書。此方法特別適用於同學準備IES題目期間，讓他們可從閱讀

中獲得更多題目的靈感；而且同學一般到圖書館只集中於閱讀書籍，不知道期刊等參考資料亦同樣重要，老師可趁機會介紹。不過此方法的人力成本亦高，亦需要籌備行程，而且參與同學的數量有限。

當然還有其他更有效、有趣的方法，例如讀書會。但筆者認為最佳的推廣方法其實十分簡單：老師本身需要喜愛閱讀。事實上，老師是否愛與書籍為伍，同學是知道的。喜愛閱讀的人，他的言談很自然地便會與書籍拉上關係，亦希望將自己閱讀的佳作向人介紹，使其他人亦有所得者；當老師言之有物，名家佳句順手拈來，積極上進的同學肯定非常羨慕，他們自然曉得向老師請教，在書本和知識的海洋中暢泳了。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幹事 劉錦輝

走出校園

洪水橋新發展區兼顧舊貌

特區政府現正進行「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區內居民都獲發計劃大綱，以供建言之用。筆者是洪水橋居民，當然關注此項區內頭等大事，既閱讀計劃大綱，也留心區內動態。

將設大型購物商場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在2007-08年度《施政報告》中宣布要在洪水橋開拓新發展區，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十大基建項目之一。新發展區位處新界西北，在屯門和天水圍之間，面積約826公頃，預計人口將增至218000，並為10萬人提供就業機會。市中心將由現時的輕鐵洪水橋站兩旁移至擬建的西鐵線洪水橋站一帶，車站周邊將設大型購物商場、辦公室、酒店、高密度住宅區和商業中心，大大改變洪水橋的鄉村面貌。對於這項大型計劃，現時居

民或樂，或愁，或憂喜參半，地產商固然以之為銷售誘餌，議員則不斷廣集眾意以提高民望，每人的關注點不盡相同。

筆者的其中一個關注點在於高度發展會否因都市化而永無寧寧區，因為選擇在此區居住的人都喜靜，厭惡高廈林立和嘈吵的環境。筆者目前居住之地算是區內較「旺」的地方，和外區相比仍然顯得寧靜，不少區民都害怕這地寧靜之地最終失守。可幸計劃大綱把輕鐵洪水橋站兩旁劃為新發展區的「南面住宅區」，會保留區內已建立的村落、學校、政府設施、私人住宅等，大規模發展只在其他地區進行。在發展新市鎮的同時，能夠保留原物，不作毀容式的改建，是進步之舉。

（淺談洪水橋新發展區·上） 嶺南社區學院高級講師 梁勇



特區政府現正進行「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

沒經歷痛苦，怎懂得幸福



▲陳勇前左推崇《論語》認為不僅讓他學會做人，更讓他學懂了做生意

「新紫荊廣場」節目之《新港人的先鋒》，逢周二上午11點播出。——節目主持楊子矜

香港陳記食品集團董事長陳勇前先生在上世紀70年代隨家人移民香港，那年他12歲。陳先生的父母在國內是醫生，那時他們在國內的生活很不錯，地位也比較高。來香港之後，哇，生活簡直是天與地的差別。他們一家人住在獅子山的木屋區，做醫生的父親去幫別人熨衣服，母親則做清潔工，家裡幾個小孩下了課就去撿塑膠瓶子鐵鋸鋸罐賣。年少時的陳先生要到廁所去讀書，因為那裡有燈光。生活就像羅文《獅子山下》的歌曲所唱的那樣艱辛。不過，那時候人們的面孔都是歡笑的。

陳勇前先生一直在致力推行儒家思想，他認為《論語》裡面充滿智慧。不管這個世界多麼紛亂多麼迷茫，學了這些《論語》智慧，都可以活出自在從容。《論語》不僅讓他學會做人，更讓他學懂了做生意，他想要讓大家都知道：信孔子，讀《論語》，得大道，達理想！

子矜：你考進喇沙這個名校讀書，當時你廣東話還不太熟練，英文也不好，還要面對很多有錢同學，你會不會有自卑感？

陳勇前：那時候進名校要麼特別有錢，要麼成績特別優秀。我很少自卑的，可能我的面皮比較厚。還有就是心態不同，我接受自己就是窮人。克服自卑心理，就是要比別人多努力。如果你讀得不好，學校真的會踢你出校，你會更自卑。

子矜：你什麼時候想到要創業呢？

陳勇前：開始我做銷售，第一想多認識人，第二是想磨練自己的意志力。現在大部分成功人士都是從做銷售開始的，例如李嘉誠做膠花，蒙民偉推銷他的電飯煲等等。我以前每次做銷售都有目標，都成功了。但2008年金融海嘯我輸了，我就開始轉型，自己創業，自己做批發。每一個時代都有機會，看你怎麼樣抓住它。

子矜：你是怎樣擁有這種賺錢智慧呢？

陳勇前：我教給孩子三句話：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積穀防饑。超市是一個長遠的生意，它不太會隨著經濟低迷而影響。超市的生意在經濟好與不好的時候都好。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全世界最有錢的人都是開超市的。每一個階段都是有困難的，不要埋怨。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絕對不要放棄自己，新移民也會變成有錢人。

徵稿細則

《通識新世代》多個欄目歡迎師生投稿，刊出後略致薄酬，詳情如下：
· 第二版「事事關心」乃一時事平台，歡迎師生發表意見；800字為限
· 「茶水站」歡迎師生暢談通識與生活、通識教學、教書育人的經歷感受；700字為限，投稿者請附個人資料（包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及電郵），寄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期3樓大公報《通識新世代》，或電郵至tkpschools@gmail.com